

# 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507期 泰国篇

组稿人：杨玲

## 山间

杨棹

今天是麦卡宁17岁的最后一天，她决定在18岁生日的那天，也就是明天，嫁给邻村的年轻猎人米雷哥。

麦卡宁心不在焉地擦着玻璃，眼睛望着窗外幽蓝的天空。泰北清莱山区的冬日的天空，总是那么清澈，长时间盯着看，眼睛会模糊，头脑也会眩晕，让人恍惚之间感觉身处蓝色的海底，犹如一条小鱼，身体也会随着海水的波动而不自地微微起伏。

“奶奶，你要换烟丝吗？”她看见奶奶握着长柄烟斗坐到了窗前，于是转身去抽屉里翻找烟丝。咚咚咚，身后传来奶奶在窗台上磕烟斗的声音，铜烟锅和橡胶木窗台撞击发出沉重暗哑的声音。

“也拉府的烟丝没有了，素可泰的烟丝可以吗？”麦卡宁拿来一个塑料袋子，上面印着一个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的肺癌病人，她心里矛盾地想，奶奶快90了，也没见她得肺癌嘛。

“你听见那个声音了吗？”奶奶意味深长地目光搜寻着窗外的几棵大树：一棵桉树、两棵红松、两棵同根而生的木棉，还有一簇十几米高的槟榔树。

三角梅像一条巨蟒缠绕着槟榔树生长，满树粉色和白色的花与叶子，像是烟花炸裂的一瞬间那么缤纷，将院子映衬地生机勃勃，掩盖了木棉光秃秃的枝干。如果不是清晨冰冷的气温，谁都感觉不到这是泰北的冬季。

“有什么声音吗，奶奶？”麦卡宁一边给奶奶装烟丝，一边侧耳倾听：“我只听见风声、榔榔掉落草丛的声音。”

“她擦着了火柴，点燃了奶奶的烟斗，‘哦，还有鸟鸣，好像，这鸟鸣叫了一早上。听得久了，就没有感觉了，差点忘了这个声音。’

奶奶微笑着，点了点头，她嘴角冒出白色的烟，银色头发，白色的褂子，麦卡宁突然觉得奶奶像一只正在抽烟的老鬼子，暗自偷笑起来。

“你知道小鸟在说什么吗？”奶奶的目光仍在树枝上搜寻，但是连小鸟的影子也没有看到。

麦卡宁觉得奶奶特别可爱，就蹲在奶奶椅子边说：“哎呀，奶奶真的能听懂小鸟的话吗？”

“能啊！”奶奶的回答让麦卡宁又吃惊又想笑，于是接着问：“那你告诉我，小鸟说什么？”

“她的孩子丢了，她在到处找她的孩子呢！”奶奶吸了烟斗，头脑清醒，说的话也清楚。

麦卡宁微笑的嘴角突然颤抖了一下。

“我不信，我觉得她肯定是在呼唤公鸟。”麦卡宁用一种假装释然的语气说。

“在那里，我看见它了！”奶奶举起烟斗，指了指三叶梅朝西的一簇枝叶。

果然，一只浅黄小鸟在树枝上跳跃，还不时冲着树下的灌木丛叫几声。一瞬间，麦卡宁仿佛也听出那鸟鸣中的焦急。

“她的孩子也许就掉在下面的灌木里。”奶奶幽静的话语里透露出坚定：“她会找到孩子的。”

麦卡宁没有接奶奶的话，因为她看到米雷哥从山下走上来了，他背着一个大竹筐，冲着窗户摆摆手，傻笑着，一口白牙闪闪发光。

“妹子，今天遇到奇怪的事啊！”米雷哥接过麦卡宁给他的水杯，只喝了一口就急忙说：“你看，这是你的嫁衣我取回来了，但是在裁缝家门口遇到一个阿姨，她说是你的亲戚。”米雷哥取下竹筐，拿出刚缝制好的蓝红相间的裙子，上面用五色彩线绣着蝴蝶探花和并蒂莲花，背面还有游鱼戏水的图案。

麦卡宁拿着嫁衣仔细地看，纤细的手指在刺绣上轻轻地抚摸着。

米雷哥继续说道：“漂亮吧？这家的裁缝手真巧。但是，你看这是什么！”

麦卡宁扭头看见米雷哥从竹筐里取出一个球形的扎染布包裹，层层打开后，一顶华丽的白银头帽出现在眼前，它反射了从窗户外照进来的阳光，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。

“这是，你刚才说的我的一位亲戚……”还没等麦卡宁说完，米雷哥就兴奋地接过话茬：“是啊，她说不能来参加婚礼，就送一顶头帽作为贺礼……你肯定不是亲戚，我感觉你们的脸长得有点相似呢。”

麦卡宁的手指微微颤抖，她轻轻地触碰这银头帽上繁复的花纹和吊坠，它们马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，仿佛是佛寺屋檐的风铃在风中摆动的声音，悠远而宁静。

奶奶坐在窗户前的躺椅上，睡着了，但是那只小鸟还在不时鸣叫着。

“米雷哥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关好门，别让咱家那只花猫跑出去啊！”麦卡宁冲进院子里，去槟榔树下的灌木丛里搜寻着。

过了一会，她从灌木丛里捧出一只羽毛健全，刚出窝学飞的小鸟。树枝上的鸟鸣声更大了，麦卡宁把小鸟放在粉红色三角梅叶丛中，赶快跑回了家。

树上的小鸟安静了，鸟鸣消失了，天更蓝了，山间一下子分外宁静。

依无靠，张婶收留了她，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。

经过一番内心斗争，她终于同意嫁给朝平。

张婶和朝平高兴得谢天谢地，并马上把结婚的日子也定下来了。

新冠肺炎在泰国蔓延，真娜不幸被感染了，她住进了医院，两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走进病房，对真娜说：“依医院规定，医生是不和新冠病人见面的，都以手机和医生联系。”

过了一会，手机响了，她的主理医生显在手机屏幕上，她看了有点面熟，难道是他，是她的同学陈……

突然，对方唤了出来：“真娜，真娜，我是克心，我马上去看你。”

克心进了病房：“真娜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我在美国几乎天天跟你联系，可你总没回复。”

真娜哑着嗓子：“你去美国后不久，一场大火，父亲和母亲都葬身火海，幸得有好心人救了我，家里的东西都没了，包括了电脑和手机。几天后我买了手机，马上跟你联系，可总是联系不上。”

“啊，是我换了电话号码，一换上就马上跟你联系，但都得不到回复，今天终于遇见了你。真娜，你的病况已好转，再过两天就可出院了。出院后，我接你到我家去住。在我往美国留学之前，母亲已同意我们的婚事了，这回，母亲见到你，一定会大喜过望。”

两天后，克心来接真娜，护士对他说：“真娜已离开医院了。”克心往张婶家找真娜，张婶吃了一惊，真娜她出院了！可她并没有回来啊！真娜……真

# 选择

司马攻

三年了，苏真娜心中的两个结总是解不开！张婶和张朝平母子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，她感动也感恩，她也知道，张大妈的心愿与张朝平的祈望，虽然她有一个知恩必报的心，但她……

隔邻的李大妈对真娜说：“孩子，张婶是个大好人，朝平是一个有为青年，张婶很想你能给她作儿媳，就是说不出口。孩子，三年前，朝平冒着生命危险，把你从火海里背了出来，他们对你有救命之恩啊！”

真娜湿着眼泪：“李大妈，我知道的，我也一直考虑给大妈一个答复。”

三年前一场大火，将苏真娜的房子烧光，她的双亲也葬身火海。张婶和张朝平母子冒险从火海里把她救了出来，她无

可你总没回复。”真娜哑着嗓子：“你去美国后不久，一场大火，父亲和母亲都葬身火海，幸得有好心人救了我，家里的东西都没了，包括了电脑和手机。几天后我买了手机，马上跟你联系，可总是联系不上。”

“啊，是我换了电话号码，一换上就马上跟你联系，但都得不到回复，今天终于遇见了你。真娜，你的病况已好转，再过两天就可出院了。出院后，我接你到我家去住。在我往美国留学之前，母亲已同意我们的婚事了，这回，母亲见到你，一定会大喜过望。”

两天后，克心来接真娜，护士对他说：“真娜已离开医院了。”克心往张婶家找真娜，张婶吃了一惊，真娜她出院了！可她并没有回来啊！真娜……真

娜去哪里了！

四年后，山城里的培青学校的宿舍里，真娜鼓起了勇气，打电话给克心，电话里传来的是女人的声音：“找陈医生吗？我是他的爱人，你……”

真娜呆呆地按断了电话，叹了口气，一切都是注定的，她拔了朝平家中的电话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朝平先生在家吗？你是？”

“你找我爸爸？他不在家，我是他的儿子。”

真娜一阵酸楚湧上心头，接着是一阵痛苦的释怀。她终于没有负了谁，对不起谁！

她也没有辜负自己，她的青春没虚度！

在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的校园里，她和一群学生在一起，一同唱着《美丽山城是我家》……

## 寓言二则

曾心

### 鸟与缸

三只鸟停在一颗枯树上，叽叽喳喳在议论树下一个老缸。A说，自我出世，就见到它，张着大口，但没说话，也许是个哑巴。B说，听说它已在那儿坐禅上百年了，但还没成“道”。C笑了起来说，你们都错了，看它肚子那么鼓，装的都是“世情话”，只是看破红尘不想说罢了。

经C鸟“一点破”，三只鸟都飞下来，停在老缸口沿上。

“老缸哥，我们世道浅，请你赐教，我们如何平安过好每一天？”

问了老半天，老缸吐了一句话：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”三只鸟都笑起来，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口头禅。

再问了老半天，老缸又吐出了一句：“枪打出头鸟。”这句口头禅好像是针对他们似的，A、B鸟都吓得把头缩起来，只有C鸟好强，说是世人胡说，故意把头伸出来辩驳，越辩驳越激动，竟把头伸到半天高。

突然“砰”的一声，不知从哪里开来一枪。C鸟中了弹，掉到缸里。B鸟吓得要命，不知飞到哪儿去了；只听到老缸念了一句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风和领带

爱惹事生非的风，喜欢捉到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就闹大，甚至上网

来，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口头禅。

A见到A的领带，便说是辫子。

A说：“这是领带，系在胸前。”

风一吹，把领带刮到脑后，说：“你看这不是辫子吗？”

A说：“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谁还留辫子？”

“我问你，你的辫子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我到美国留学，带回来的。”

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。现在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某某大学的教授。”

“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教什么的？”

“主要翻译和讲授西洋文学。”

“哦！是个崇洋媚外反动权威。”

“写过什么主要论文？”

“写过《<悲惨世界>的艺术论》等等。”

“什么？悲惨世界！你知道吗？现在是革命世界。”

“我写的《悲惨世界》是19世纪法国作家维克多……雨果的长篇小说。”

风说：“你嘴巴还这么硬。”于是，不由分说，即刻给它戴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，并订于某月某日上午9时在某地开批斗大会。

A仰望天空，想起钱钟书的一句话：“我们一根头发都不能让魔鬼捉到。现在我被捉到了，即使剃了光头，也逃脱不了戴高帽，被批斗了。”

“天啊！这是什么世界？”

## 坚塞(外一篇)

今石

一个偶然的介绍，认识了二十八岁的坚塞先生。他能用中文大致地和我聊天。

他十八岁那年到中国学中文，在中国他爱上了中国的国粹武术，正儿八经地拜师学了武艺。回国后在一间旅行社当翻译和导游。

坚塞人长相一般，中等身材，不喜欢说话。相熟了，我问他：“听说您在芭特亚用中国武术从洋人醉汉的手里救了一位姑娘，后来这位美丽的姑娘成了你的妻子，是这样吗？”

他表情淡然地点点头。我请他把这个美好又异常吸引我的事讲给我听。他收敛了笑容，脸变得严肃起来，眼睛游过一丝无奈和悲戚。他不再跟我说话。

我后悔了，我不应提起他这段英雄救美的故事，人人都有难言之隐。和坚塞交往的时间长了，有一天他把他的遭遇讲给我听：

三年前我在芭特亚带游客，一天晚上看完人妖表演我把游客带回酒店后，我返回住处，这时已是晚上快十一点了。

半路上，路经一处路边酒吧，突然看见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洋人在路

边的阴暗处调戏一位过路的少女，这位女同胞在喊救命，我跳下车。一位路人在打119报警。

我上去制止这两个醉汉。醉汉中高大的一个圆瞪牛眼，喷着熏天酒气，拉起了打西洋拳的架式，一拳朝我的面门打来，我下身一蹲，洋人打空了，我借机双手按地，出右腿猛一旋转，只听啪的一下，洋人被我的扫堂腿扫倒在地上。这时警察来了，把醉汉带回了警署。

被我救援的少女的家在附近，我开车把她送回家。她是那种使人一看了就动心的姑娘。年约二十左右，长得细白姣好。我们相互留了电话。三个月后我俩就同居了。过了半年美好的日子。有一天她工作回来突然对我说，她要到曼谷去工作了。我说，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她摇摇头一脸不高兴。不再给我说话了。静静地推开门出去了。

我也走出了屋，跑到外边，找了一处靠水的树荫下坐下来。望着水面发呆。我知道我们要散伙了。当晚她没回来。也没来电话，我心如刀割。

过了三天她回来，我第一句话问她，你想和我

散吗？她点点头，面无表情。我说，好！各人走各人的路。我不会为难你。她进卧室收拾她的东西。出来手里拿着一叠钱说，这是五万铢，给你！

我转开身说，你留着吧。我不需要！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去骚扰和伤害你和你的新的男朋友！同时也请你转告他。谢谢！

几个哥们吃不下这口气，说，一个大老少爷用钱拐走了她，五十多的要吃嫩草。您不是会武术吗？咱们去讨个理去。

我喝住了他们，您们这是干什么？！她愿意走让她走好了。伤害她和她的新欢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做！我的师傅教我武术时一再嘱咐我，练好武术也要练精武德。聚众打架就是侮辱武术，是缺德行为。

坚塞阻止了朋友报复行动。

好！好！您做得好！我伸出大拇指，为他讲武德宽仁心的行为喝彩。

我问他，您是否考虑再找一位姑娘共同生活？他摇摇头，一脸淡漠。说，缓缓劲吧，缓过几年再说。现在女的爱钱得多。纯粹爱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我不想

在感情问题再次受到损伤！人生才几十年，一定要给自己留安静快乐的时光吧！

大家都沉默起来了。

在床上办公？

一日某官员回家，妻突然问他：在哪办公？官员一愣，回答：办公室呀！

妻撇撇嘴，一拍巴掌，嘿嘿笑了。

夫脸色骤暗。妻旋即收敛笑容，正色道：我是问你，在办公室什么地方办公？

夫汗哗地下来了，脸由暗转灰，脸上的肌肉牵动眼睛突突地跳着。他结巴着：办，办，办公桌。妻的手猛击饭桌，厉声喝问：床吧？！

夫的脸色转黄。

妻一个月前已起疑，回来晚的理由，夫不是说开会，就是说应酬。要不就是约谈。

妻钱与威并施司机，司机乖乖交代：你丈夫利用职权聘来一位美貌的女秘书。办公室里另辟内室，白天在办公桌办公，下班在内室床上“办公”。妻再一度击桌，咬牙切齿说：你看着办！

第二天某官员立马与女秘书解了聘，给一笔钱，明说是解聘补偿费。